

尋道記

三浦綾子 著

劉慕沙 譯





Cat. No. 2908

基文青年叢書 · 8 ·

尋道記

三浦綾子 著

劉慕沙 譯

基文青年叢書

尋道記

著者：三浦綾子

譯者：劉慕沙

發行人：黃永熙

出版者：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香港九龍北京道五十七號

電話：K 六七八〇三一

承印者：新雅印務有限公司

一九七一年一月初版

▲版權所有▼

There was a way

Author: Ayako Miura

Translator: M. S. Liu

First Edition: January 1971

Price: H. K. \$ 4.00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COUNCIL

57 Peking Road, 2/F, Kowloon, Hong Kong.

Tel: K-678031

Cat. No. 2908-2m

出版「基文青年叢書」序言

一般承認，青年期乃是人生求知欲望最高的一個時期。在這時期中，青年的智力和體力一同發展，對知識的吸收及消化的能力特別旺盛。他們喜愛各種不同性質的書籍，討論各種不同性質的問題，對人生作多方面探索，興趣無窮，毅力充沛。

教會應當關心青年問題。對於青年信仰的建立，生活習慣的養成，人格的塑造，教會都有直接責任。而在這方面對青年影響最大的，莫過於他們素常所愛讀的書報雜誌。因此教會，尤其是教會出版機構的當前急務，乃是多多替青年們準備有益身心的良好讀物。

「基文青年叢書」的出版乃針對着這個需要。叢書的範圍不擬局限於神學或信仰問題的討論，其對象亦不僅在於教內信徒。我們不忽視現代青年所追求的一般知識與學問，即使對那些直

接從事傳佈福音工作的教牧們，我們也希望他們能夠像但以理一樣「通達各種學問。」因此，只要所謂學問不是像保羅所指的那種「世俗的虛談，和那敵真道似是而非的學問，」我們都願意鼓勵，並協助青年們下工夫去追求，希望他們能夠藉着讀書習慣的養成，多讀好書，多充實自己，好在將來進入那複雜而詭譎的人生戰場為真理打那美好之仗的時候，在靈性上學問上有着更充分準備，對教會對社會能夠做到知己知彼，不論在甚麼崗位上服務，都覺得勝任愉快，無虧負於基督徒在世的使命。

有人說一百多年來基督教在中國還沒有產生過甚麼可稱為「文學」的作品。充其量我們只有基督教文字，還沒有基督教文學。這樣的批評對我們基督徒來說，豈不是一種極嚴肅的挑戰。建立中國基督教文學的呼聲，在今日教會青年當中到處可聞，這未始不是可欣慰的現象。

廣學會早期負責人李提摩太說過一句話：「要把福音傳遍中國，文字而外，沒有其他捷徑。」這話無論在今天看，或是對將來的展望，基本上都還是正確的。廣學會成立至今剛滿八十週年，本社繼承該會工作，回顧前賢的眼光和魄力，敢不加倍努力，毅然負起責任！「基文青年叢書」的出版，亦所以紀念廣學會對近代中國，及中國教會的偉大貢獻，是為序。

目 錄

出版「基文青年叢書」序言·····	壹
序·····	一
內文·····	二——二九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序

我想在這本書裏寫一寫自己心靈上的歷史。

有人說過，「女人沒有精神生活。」

果真那樣麼？聽到這種話，是在女校低年級的時候。這在當時給了我很大的激動。因為身為一個少女的我，也覺得女人的話題裏多半是服飾的、髮型、和東家長，西家短。

當時，我曾這樣的告訴自己：女人也有靈魂，也有思想。不，該說「應該有」才對。

這部書裏所寫的是我的心靈歷史，而不一定是事實的本身；毋寧說還有些無法見諸筆墨的事實。因為四十歲的我，在自傳裏面，有很多地方是會妨礙到別人的。我準備盡可能避免傷及別人。因而書裏的若干人名就採用了假的名。

然而，既然是心靈的歷史，我還是希望盡可能忠實的寫出曾經使我的精神生活豐滿、成長，乃至受到傷害的那些事實。事情是從昭和二十一年（譯註：一九四六年），我二十四歲那年開始，以迄於今。

一九四六年四月，該是十三號那天罷，記得是詩人石川啄木的忌辰。這天，西中一郎將要下聘禮到我家來。

偏巧就在這天，我因為貧血病忽然倒下來。在二十四年的生涯裏，我可一次也不會害過這種病。因而偏偏挑上訂婚的日子裏病倒於貧血這事，就給了我一種不祥的預感。

在牀上清醒過來的我，不由得對於自己將以什麼樣的心情去跟人家訂婚這件事情，重新檢討一番。說起來不怕把人嚇壞，我其實已經和T姓的另一個青年有過婚約。換句話說，這將成為雙重訂婚。而我的生活所以會變得這麼濫，這麼荒唐，是有理由的。

一九四六年是日本戰敗的第二年。要不談及戰敗那個事實，和我本身的問題，恐怕很難使人瞭解我的兩次婚約。

我在小學教師生涯的第七年碰上了戰敗。

無法用短短這幾個字來說明的事實，不用說對於全體日本人，對於我個人的一生，也該是何等巨大的變動啊。

七年的教員生活，在我的生平，要算是最純粹，最熱切的歲月了。學生們給予我的吸引力，

要比異性強得多。

功課完畢，把孩子們送到校門口。

「老師再見。」「老師再見。」孩子們競相鞠躬敬禮，然後一湧而散去。目送着叮噹叮噹響着書包向回家的路上跑去的孩子們的背影，我也不知感動得噙過多少次淚水。

（即使再熱誠的疼愛他們，教導他們，那些孩子們還是覺得在媽媽身邊最好。）
內心裏，我非常羨慕孩子們的雙親。我雖是個嚴厲的教師，却相當喜歡孩子們。

母親們也許不明白級任老師這種愛情。至今還有人說級任老師的壞話，批評他們偏愛功課好或是長得漂亮的孩子。

然而，只要擔任過一次級任老師，你就會明白過來。不錯，開始的第一個禮拜裏，那些長得眉清目秀的孩子，或是能夠積極發問的學生，確是比較惹眼。那只能說比較惹眼，同另眼相看是兩回事。

可是一個禮拜過後，功課好的也好，壞的也好；長得體面也罷，難看的也罷，在教師心目中，都變得同樣的可愛起來了，這是很奇怪的。正如一旦成了婚就不大在乎容貌的夫妻關係一樣。每天每天，我把有關每一個學生的事蹟寫成日記。那就是說，班上有多少學生，我就有多少本日記。在放學後空盪盪的教室裏，守着堆積如山的日記本，我一冊一冊的寫上去。

「國語課時冒然站起來喊了聲『起立！』的『人志』小朋友。詫異的望望他，孩子抓抓頭

皮，羞澀的坐下。我不禁會心一笑。今天是個天高氣爽的秋日，打剛才起，古川老師就在操場上對着四年級的小朋友發號施令。想來被那一聲聲號令吸引住的人志小朋友，準是聽着聽着，一時技癢，自己也脫口喊了出來。將來會成爲什麼樣的青年呢？在此以快樂的心情寄以厚望。」

「圖畫課，飛機畫得相當好的「小守」同學。在課桌與課桌之間巡視着，我誇獎他畫得好。孩子抽着鼻子，也不知有多得意的把受到誇獎的飛機亮給鄰座和背後的小朋友們看。臨下課時，小守的那幅畫居然塗成一片漆黑。問他怎麼回事，孩子笑嘻嘻的回答：『老師，因爲飛機在飛行途中碰上了暴風雨。』我深受感動，默默的摸了孩子的頭。」

類似這樣的日記，成爲從放學到薄暮之間我的工作。

全班五十五六名學生當中，印象模糊的，每天總有那麼三四個。第二天上第一堂課的時候，我就叫那些印象模糊的孩子起來問一問問題，或者讓他們念一段課文。這算是我這個級任老師內心裏對他們的一種補償。

我自信是個熱心教學，並且深愛學生的教師。每一堂課結束以前，如果是國語課，我一定叫全班學生一齊朗讀，換上算術課，則必定把不了解課題的孩子留下來，放學後加以輔導。想來我這種作風使我在學生們心目中，可能成爲一個囉嗦而愛找麻煩的老師。

在他們看來，也許我只是一個過分嚴厲的教師。這兒有個現成的例子。

我班上有個土井芳子的學生。芳子當時四年級，各科成績都很好，作文尤其拿手。這孩子具

有頗爲成熟的情感，做爲孩子的級任教師，我很欣賞她這一點。

有一天的休息時間裏。四五個小朋友以那孩子作中心，正在玩跳房的遊戲。有個小朋友走過來央求道：「參我好不好嘛。」

「參我」是指讓我加入你們一起玩的意思。這孩子的家境很貧寒，功課也不好。

「不管。」土井芳子一口回絕了她。

我在旁邊同小朋友們一塊兒跳繩，這時暗暗的注視着那兩個孩子。

「參我好不好嘛，芳子。」被拒的孩子仍在央求。芳子這回也不說什麼，只管望着那孩子的臉。

「好不好嘛，參我玩好不好？」那孩子一定是非常想玩跳房罷，再三再四的懇求着。芳子却只說了一句「不管。」，便再也不看她一眼。其餘的小朋友們就像是侍候女王的婢女那樣，誰也不願意開口。

「芳子，妳讓這位小朋友一起玩。」

聽到我這麼說，芳子默默的低着頭，也不回答。這時第三節課的上課鈴響了。走進教室，在打開課本之前，我先叫了聲芳子。

「芳子，妳既然不能同這位同學一起玩，也可以不必跟她一塊兒念書。」
我這句嚴厲的話，使芳子一震，接着垂下了頭。

「站起來。妳不必上課了。」

芳子哭了起來。

「這位小朋友說『參我玩』的時候，跟芳子在一起的小朋友們爲什麼不讓她加進去一塊兒玩？」我責罵了那幾個孩子，只是沒讓他們罰站，芳子哭着表示要悔改，我可不輕意饒恕她。我得乘機叫這個聰明的孩子徹底的明白並且記牢她此刻應該學習的東西。這天我一直叫芳子獨坐教室的一隅，沒讓她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第二天，第三天，接連三天，芳子都沒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原來，私心裏我對芳子寄以期望。我願意乘着她的少女時代，把一樁事理銘刻在她的心版上；那就是一個人不能以貧窮，或是成績的好壞去衡量別人，歧視別人。

細想起來，我實在不必要接連三天給予她那樣的懲罰。這個聰慧伶俐的孩子應該立刻就能體會到我的用心。然而，當時我也是個血氣方剛的年輕教師。期之切，責之切，接連三天叫她向隅獨坐，似乎是過分了一點。

然而，我是嚴肅而認真的。也許是過於憐惜被孤立，被排拒的那個孩子，使得我從心底裏感到憤怒的吧。

一直自以爲非常認真而嚴肅的從事於教育，可是現在想起來，那時候我大概還不太瞭解教育的真義。如果我懂得教育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的話，絕不可能跑去當教師。

不滿十七歲就當了小學教員的我，第一所服務學校，在一個產煤的小鎮上。學校裏共有四十幾名教職員。這是作風頗爲特別的一個學校。

首先，上班時間出奇的早。清晨五點鐘，校長以及好幾名老師已經到了學校裏。其實六點半以前到校就可以了，只因爲做校長的五點鐘就到了班上，底下的人也只有跟着如此。

去歲，在老師們閒談往事的場合裏，也聽說過這樣的逸事。有位教師到了學校，對着摸黑拿着竹掃帚站在校園裏的校長搭訕道：「對不起，我來晚了。」校長却回了他一句：「你老是說對不起，就不能比我早一點到學校來麼？」

好歹那時候是戰時。那個時代裡全國上下都有點瘋狂，所以也才有這樣的學校吧。從清晨五點到六點鐘左右，神龕四周和校園裡的笤帚的痕跡，可真的清晰不紊。至今我仍舊忘不了踩着那些「帚痕」登校時，內心裡那份心虛和羞愧的感覺。

早晨六點半到七點之間，是所謂的「修養時間」，全體教職員必須讀爲自己的修養而選的書本。七點鐘朝會。會上除了恭讀頒發給教員的聖諭之外，還要唱教育歌。那歌詞的含意好像是這樣：

淙淙清泉 縱生溷濁，

流岸芝蘭 恆使純清

斯是吾儕 天賦使命……

唱完以後，值日老師就要發表心得和感想。留在印象裡的，有這樣的一番話。

「一個下雪天，橫越校園的時候，先選好目標，準備筆直的走過去。走到了預定的目標那裡回頭一看，本來以為走的很直，沒想到自己的脚印居然東歪西扭的。」

發表這番感想的森谷武老師，是一位國語能力特別好的老師，我向來很尊敬他。他那番話對於剛剛走出女校校門的十七歲的我，是一番意味深長而得益匪淺的言辭。

心得報告之後，再由校長發表他的感想。清晨要趕早雖是一件苦事，但職員朝會在我來說，是很富於樂趣的三十分鐘。

七點到七點半是學生們的自習時間。七點半開始朝會，兩千名以上的學生整好隊伍，集合到操場，然後再回到教室，這當中足足要花上半個小時。傳說有的老師在開始上課以前，便已一冲一冲的打起了瞌睡；總之，是個上班時間早得離譜的學校。

單看上班時間這一點，便可以說這是一個可怕的學校，也是一個可怕的時代。其他的一切也都可想而知，有過不少有趣而可笑的事情（現在看起來倒是有趣而可笑，當時可不這樣）。

總而言之，儘管乍走出女校校門，冒然闖進去的社會，在上班時間這點小事上都顯得不同

尋常，但我還是絲毫不置疑的接納下來。

同時，對於年輕的我，那一類的事情總是有益處而不會有多大害處的，當時我是這種想法。有過這麼一句俗話：「無論什麼樣的英雄，都無法超越時代。」而我，不僅不是英雄，只是一個連東西南北都分不清的小姑娘，自然不會有能力去確切的抓住那個時代的潮流。

從一九四〇到四五年之間，政府所賦與我們的最大課題是「在做一個『人』之前，先做一個『國民』。」今天再把這句話提出來的話，人們管保會哈哈大笑。

那個時代的教育宗旨在製造天皇陛下的國民。因而，熱心於教育這事，就等於我的「人生觀」根本就是錯誤的。

由於上述的理由，不知你是否明白了敗戰對於我的人生，是何等大的一種變動。隨着戰敗，美軍進駐到日本來。換句話說，日本給佔領了。由於美軍的指令，我們不得不把國定教科書上的大部分刪除；那是我們一直當作教材教下來的。

「各位小朋友，現在開始磨墨。」

聽到我的吩咐，孩子們開始一心一意的磨墨。看到他們那天真無邪的臉蛋，我不禁噙起了淚水。首先叫他們拿出修身的課本，照着美軍的指令，我開始指示他們怎麼做。

「把第一頁第二行到第五行用毛筆劃掉。」

說完這句話，我忍不住掉下了眼淚。過去的日本教師們當中的任何一位，可曾想到過有一天

必須照着外國人的指令去塗改國定教科書？以往的日本可曾有過任何一名教師，必須向可愛的學子們去指示這麼一種充滿了屈辱的工作？

孩子們默默的遵從我的吩咐塗改着課本。誰也不說什麼。改完修身的課本，再叫他們拿出國語課本來。看着正在塗改課本的孩子們，我拿定了主意。

（我已經失去站立講壇的資格。還是早日辭掉教師這份工作罷。）

站在比學生高一層的講壇上這事使我感覺痛苦。像這樣用黑墨去塗改課本，究竟算是什麼一回事呢？我想着。

（那是說原來的日本是錯誤的？如果日本決沒有錯的話，那末，錯誤的該是美國了？）

我以爲這一邊如果對的話，那末那一邊一定是錯了。

「到底孰是孰非呢？」

只因爲打了敗仗，日本這個國家真就像是搗爛了蜂窩那樣，舉國上下陷入一片混亂裡。我服務的學校裡也駐紮着一個陸軍中隊，隨着戰敗，「絕對服從」的軍紀頓時破壞無遺，甚至發生了辱罵和毆打長官的情事。

昨日之前，在長官面前採取立正的姿勢必恭必敬說話的士兵，到了今日，就連走路的样子都變得傲慢而旁若無人。

（昨日之前的軍隊的樣子算是正確的呢？還是目前這種看似亂糟糟的樣子才是對的？究竟哪